

王雲五主編

老子今註今譯

及評介

陳鼓應
註譯

陳鼓應註譯
王雲五主編

老子今註今譯

及評介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修訂六版

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 一冊

定價新臺幣八十六元正

註譯者 陳 鼓 應

主編者 王 雲 五

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獻
給

我
敬
愛
的
勉
仲
師

本書經

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審查通過

編纂古籍今注今譯序

由於語言文字習俗之演變，古代文字原爲通俗者，在今日頗多不可解。以故，讀古書者，尤以在具有數千年文化之我國中，往往苦其文義之難通。余爲協助現代青年對古書之閱讀，在距今四十餘年前，曾爲本館創辦學生國學叢書數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；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秩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，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；是有所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，略舉大凡；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；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；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列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五代；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；詞則多采五代、兩宋；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；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；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注釋；古籍異釋紛如，卽采其較長者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，本書概要。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然而此一叢書，僅各選輯全書之若干片段，猶之嘗其一嚮，而未窺全豹。及民國五十三年，余謝政後重主本館，適國立編譯館有今注資治通鑑之編纂，甫出版三冊，以經費及流通兩方面，均有借助於出版家之必要。商之於余，以其係就全書詳注，足以強補余四十年前編纂學生國學叢書之闕，遂予接受；甫歲餘，而全書十有五冊，千餘萬言，已全部問世矣。

余又以今注資治通鑑，雖較學生國學叢書已進一步；然因若干古籍，文義晦澀，今注以外，能有今譯，則相互爲用；今注可明個別意義，今譯更有助於通達大體，寧非更進一步歟？

幾經考慮，乃於五十六年秋決定編纂經部今譯第一集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經部今注今譯第一集，暫定十種，其書名及白文字數如左。

詩 經 三九一四二字

尙 書 二五七〇〇字

周 易 二四二〇七字

周禮 四五八〇六字

禮記 九九〇二〇字

春秋左氏傳 一九六八四五字

大學 一七四七字

中庸 三五四五字

論語 一二七〇〇字

孟子 三四六八五字

以上共白文四七三三七九字

二、今注仿資治通鑑今注體例，除對單字詞語詳加注釋外，地名必注今名，年份兼注公元；衣冠文物莫不詳釋，必要時並附古今比較地圖與衣冠文物圖案。

三、全書白文四十七萬餘字，今注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，今譯等於白文百分之一百三十，合計白文連注譯約為一百四十餘萬言。

四、各書按其分量及難易，分別定期於半年內，一年內或一年半內繳清全稿。

五、各書除付稿費外，倘銷數超過二千部者，所有超出之部數，均加送版稅百分之十。

稍後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制定工作實施計劃，余以古籍之有待於今注今譯者，不限於經部，且此種艱巨工作，不宜由獨一出版家擔任；因即本此原則，向推行委員

會建議，幸承接納，經於工作計劃中加入古籍今注今譯一項，並由其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決議，選定第一期應行今注今譯之古籍約三十種，除本館已先後擔任經部十種及子部二種外，徵求各出版家分別擔任。深盼羣起共鳴，一集告成，二集繼之，則於復興中華文化，定有相當貢獻。

本館所任之古籍今注今譯十有二種，經慎選專家定約從事，閱時最久者將及二年，較短者不下一年，則以屬稿諸君，無不敬恭將事，求備求詳；迄今祇有尙書及禮記二種繳稿，所有注譯字數，均超出原預算甚多，以禮記一書言，竟超過倍數以上。茲當第一種之尙書今注今譯排印完成，問世有日，謹述緣起及經過如右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王雲五

修訂版序

一、本書正文以中華書局據華亭張氏所刊王弼注本爲主，這個本子「玄」字因避清聖祖諱而改爲「元」字，現在都把它改正過來。王注本有誤字或錯簡的，根據其他古本或近代校詁學者的考訂改正，並在注釋中說明。

二、本書的（引述）部分，是我自己的意見，聊供一得之愚。（注釋）和（今譯）部分，只是收集前人的解釋而用白話加以表達，這些多不是我自己的意見。然而在這方面花費的時間最多，特別是（注釋）的部分。本書寫作其間，曾參考古今注書一百多種，任繼愈今譯（全書六十頁）也爲其中之一。凡經本書所引錄者，皆註明出處，開列書目及作者，唯獨任氏現留大陸，其譯本爲大陸版，故未標明，今坊間有影印本可購得。除任譯與張默生白話句解外，目前有嚴靈峯先生的老子達解（藝文印書館）及余培林先生的新譯老子讀本（三民書局）問世。我參考各書修訂「原文」的標點，並修改（今譯），以求譯文依原文逐字逐句對譯。敲先生大作的「語譯」部分，給我的幫助最大，特此致謝。

三、本書初版，沒有提老子其人及其書的問題。因爲這方面的問題，前人討論得很多，而且由於資料的欠缺，有些問題實在無法採出一個究竟來。然而學者們在這方面費的精力甚多，思想方面反倒略而不談。

有關老子的事蹟，已不可考。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替老子作了一個四百多字的傳，這個傳的後半段記

載了一些傳說，這些傳說在「莫知其所終」的情況下，更令人撲朔迷離。從司馬遷使用「或曰」、「云一」、「蓋」、「或言」、「世莫知其然否」等字以示存疑的態度，也可推知早在漢初的時代，有關老子的生平事蹟已無法確定了。在老子傳中，唯一未曾引起今人懷疑的，只有開頭的第一句話：「老子者楚苦縣曲仁里人也」（苦縣原屬陳國，春秋末年為楚國所滅。苦縣即今河南鹿邑縣），其餘凡是涉及事實性的地方，無一處不使人爭議。從梁啟超在民國十一年撰文提出質疑開始，引起了一場熱烈的爭論，多達五十萬字的文章，都搜集到古史辨這部書上。梁啟超和他的附和者提出了許多疑問和意見，張煦和胡適等人則作了許多有力的批駁。對於這類問題有興趣的人，可以參看古史辨第四冊和第六冊。在這裡，僅綜合各家的意見，對老子其人及其書的問題，作下面幾點簡要的說明：

(一)關於姓名的問題：史記傳文中說：「老子者，姓李氏，名耳，諡曰聃。」老子即老聃是可以確認的，先秦古書中可以為證（如莊子書上同一段話，前稱老聃，接着又稱老子）。關於「老子」有二說：一說「老」是尊稱，「老子」即後人所謂老先生的意思。一說「老」是姓氏，當時稱「子」的，如孔子、有子、曾子、陽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莊子、惠子，以及其餘，都在氏族下面加「子」字（參看唐蘭「老聃的姓名和時代考」）。老聃或當姓老。古有老姓而無李姓；世本：「顓頊子有老童。」風俗通義：「老氏，顓頊帝子，老童之後。」左傳成公十五年傳：「宋有司馬老佐。」又昭公十四年傳：「魯有司馬老祁。」可證古有以老為姓，而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無姓李者（見高亨老子正詁前記），在先秦典籍中沒有提到「李耳」，或由「老聃」兩字轉出亦未可知。「耳」和「聃」字義相應。「老」和「李」古音同，「李」姓或由「老」姓轉出，如有卿轉為孫卿。

(二)關於問禮的問題：孔子問禮於老聃，史記孔子世家所載與本傳所載稍異，但對問禮一事，則確認無疑。關於孔老相會和孔子學於老子的記載，見於禮記曾子問四次，莊子五次（見天地、天道、天運、田子方及知北遊各篇）。此外也見於孔子家語和呂氏春秋（當梁篇）。孔子訪老聃的故事出現在不同學派的典籍上，「在傳說不同的系統中，而發現可以互證的材料，則不能不說是有力的材料。」（語見徐復觀先生「有關老子其人其書的再檢討」，附中國人性論史內）「孔子問禮的傳說，春秋以及戰國，必定是很流行，所以儒家都不能爲他抑低孔子而埋沒他。」（語見陳榮捷先生「戰國道家」，載於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四十四本）。孔子問禮於老聃的事，依然爲多數學者所接受。

(三)著作時代問題：梁啓超認爲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，這說法自然引出老書與論語著作先後的問題，也引出老書與莊書先後的問題。關於前者，頗可討論；關於後者，實無須費筆墨。因老書前於莊書是不成問題的事，不僅莊子書上輒引老聃其人及老子書文可證，從他書中也可明證。如戰國策齊策載：「顏闕曰：老子曰：『雖貴必以賤爲本，雖高必以下爲基；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，是其賤之本與非。』」這文出自老子三十九章。顏闕與齊宣王同時，亦即與莊子同時；這時老子已成書，也就是成於莊子之前的「鐵證」（見歐靈峯先生「辯老子書不後於莊子書」）。下面就出書時代問題分數項敘說：

(1)關於使用名詞：梁啓超說：「老子書中用『王侯』，『王公』，『萬乘之君』等字樣者凡五處，用『取天下』字樣者凡三處，這種成語，像不是春秋時人所有；還有用『仁義』對舉的好幾處，這兩個字連用，是孟子的專賣品，從前像是沒有的。」張煦隨即指出梁氏的疏誤：「易壘之上九：『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，』不是早已『王侯』聯用嗎？易坎篆：『王公被險以守其國，』離象：『六五之吉離王公

也，』不是『王公』聯用嗎？」又說：「易繫辭下傳說：『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義。』左傳說：『酒以成禮，不繼以淫，義；以君成禮，弗納於淫，仁也。』仁義爲文，與老子所說：『絕仁棄義』『先仁而後義，』有何不同？史記周初所制謚法云：『仁義之所往爲王，』周初謚法篇義與此合，早以仁義爲聯同，與老子：『大道廢而後有仁義』有何不同？」（張煦「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」，見古史辨第四冊下編三一七頁）張煦並指出梁氏誤把「取天下」的取字作三國演義：「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」的取字。這句舊注：「取，治也，」所以說「取天下常以無事，」即「無爲而治」的意思，梁任公沒有弄清楚這句話的原義。至於以「萬乘之君」一句作爲戰國時證據也不能成立，張季同指出論語先進：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。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：」可見千乘之國正是被大國蹂躪的小國，所以，在春秋時說萬乘之國當然是十分可以的（見張季同「關於老子年代的一假定」，古史辨第四冊下編四三一頁）。此外有人認爲老子第三章「不尚賢」句是老書晚於墨子尚賢思想之證，唐蘭辯稱：「『不尚賢使民不爭，』更是與墨子的尚賢不相干，『賢』字是當時一個流行底題目，和『道』，『德』，『仁』，『義』，『名』，『實』一樣，各家的學說裡都要討論一下，決不能說某書受某書影響的。」（見古史辨第四冊三四九頁唐文）。有關其他詞句的議論，可參看古史辨。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指出：根據幾個片語隻字來考訂著作的年代是不可靠的。除非能把整本書的大部份和主要部份都加以審定，否則不能僅據索到書中幾個字句有疑問而據以推定全書都有疑問。梁啓超等人妄斷列子是魏晉時代的僞作，所持的態度和論點都是同樣地誤謬的。

(2) 關於引述：有人認爲論語和墨子都未稱引老子，可見老書是晚出。但我們是否也可由老子未稱引

論墨而斷言論墨晚出呢？所以這點是不能成立的。如莊子與孟子同時，兩書互不稱引。韓非子、戰國策引老子不引孟子，難道因此可以否認孟子七篇的存在嗎？（見嚴靈峯先生「辯老子書不後於莊子書」）。孟子沒有提到易經，我們不能說孟子時易經不存在。又如惠施和孟子同時在梁，孟子却未提及惠子。因此以論墨未引老書而斷定它晚出是不足為據的。至於論語引述老子與否，仍值得商榷。述而章：「竊比我於老彭。」舊說雖有以「老」即老子之說（如鄭玄注：「老，老聃。彭，彭祖。」），但多人以老彭指商賢大夫。然而憲問章：「或曰：『以德報怨』」，「或曰」顯然是引別人的話，而這話正出於老子書上。由此可證論語曾引述老書。論語衛靈公：「無爲而治。」「無爲」思想很可能來自老子。再則說苑敬慎篇說：「叔向曰：『老聃有言曰：天下之至柔，馳騁乎天下之至堅。』」又曰：『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剛強，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』」這裡所引的是老子四十三章和七十六章文字。叔向是晉平公時代的人，與孔子同時。假使劉向說苑所據不誤，則老子的成書年代，當在孔子之前（見嚴靈峯「辯老子書不後於莊子書」）。此外太平御覽三百二十二卷引「墨子曰：墨子爲守，使公輸般服，而不肯以兵知，善持勝者，以強爲弱。故老子曰：『道沖而用之，有弗盈也。』」這是老子第四章文，如果是墨子的佚文，那末墨翟或他的及門弟子也一定誦讀過老子的書（見嚴文）。

(3)關於文體：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上認爲：「老子非問答體，故應在論語、孟子後。」然而周易與詩三百篇也非問答體，是否也應在論孟之後呢？何況論語本身的大部分也不一定是問答（如論語第一篇共十六章，問答只有兩章；第四篇共二十六章，問答只有一章；第七篇共三十七章，問答只有七章，其餘各篇，也是非問答居多數）。這些反駁的論點是胡適所提出的（見胡適「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

」，在古史辨第六冊）。馮友蘭還說：「老子之文爲簡明之『經』體，可見其爲戰國時之作品。」胡適批駁說：這要我們先得承認「凡一切簡明之『經』體都是戰國時的作品」一個大前提。至於什麼是簡明的「經」體更不容易說了。老子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和論語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」豈不是同一個文體？可見馮氏以文體作論斷是不足爲據的。

總結地說：老子即老聃，老子一書爲老聃所作，成書年代不至晚於戰國初。在先秦典籍中，戰國策（齊策魏策），莊子（內外雜多篇），荀子（天論篇），韓非子（解老喻老外儲說下篇六反篇），呂氏春秋（君守篇等），尹文子（大道篇）、列子（黃帝篇說符篇），無不引述老子，各家都明確地看到老子書，並認爲是出於老聃之手。

我們還認爲，老子這本書是一本專著而不是纂輯。這本書前後理論一貫，層層推出成一家之言（張季同持此說），而且「全書分明有著者自稱的『我』、『吾』，則非由編纂而成，甚爲明顯。」（徐復觀先生持說），由老子書中沒有一處自稱「老子曰」或「老聃曰」，這也可以證明是老聃自著。無論從文體或思想內容一貫性來看，這本書很可能是出於一人的手筆。

誤解的澄清

— 代序

老子是個樸素的自然主義者。他所關心的是如何消解人類社會的爭紛，如何使個人生活幸福安寧。他所期望的是：人的行為能取法於「道」的自然性與自發性；政府不干涉人民的生活；消除戰爭的禍害；揚棄奢侈的生活；在上者引導人民返回到真誠樸質的生活形態與心境。老子哲學中的重要思想便是從這基本觀點中引發出來的。但是由於老子用語的特殊性而產生許多誤解。下面指出比較流行的誤解，並加以澄清：

(一) 一般人常以為老子思想是消極的或消沉的、厭世的或出世的。造成這種誤解是由於對他的重要觀念望文生義所致，例如：無為、不爭、謙退、柔弱、虛無、清靜等觀念都會被人曲解。其實，「無為」是順任自然、不強作妄為的意思（這觀念主要是針對統治者提出的）。「不爭」是不伸展一己的侵佔意欲（這觀念主要也是針對統治者提出的）。「謙退」具有「不爭」的內涵，要人含藏內斂，不顯露鋒芒。「柔弱」的觀念意在不可恃剛陵物、強悍暴戾。「柔弱」並非懦弱，老子所說的「柔」是含有無比的韌性和持續性的意義。「虛」是形容道體的，如四章上說：「道沖而用之，或不盈。」「沖」訓「虛」，意指「道」體是虛狀的，虛狀的「道」體却能發揮無窮的作用來。又如五章上說：「

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！虛而不屈，「這是說天地之間是虛空的，但萬物却從這虛空中蓬勃生長。可見這個「虛」含有無窮的創造因子。用在人生的層面上，「虛」含有深藏的意義。「無」有兩種解釋：一是指稱『道』（如一章和四十章），因為『道』是無形無色而不可見的，所以用『無』來形容它的特性；另一是指空的空間（如十一章）。從上面簡略的解釋中，可以了解老子這些觀念不僅沒有消極的思想，相反的，却蘊涵着積極的精神；一方面他關注世亂，極欲提供解決人類安然相處之道（如「無為」「不爭」「謙退」等觀念的提出，乃在於呼籲人收斂一己的佔有衝動，以消解社會爭端的根源），另一方面，他要人凝鍊內在生命的深度（如「虛靜」等觀念的提出，乃在於呼籲人伸展主體的精神領域）。

老子說：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」，又說：「功成而不有」「為而不爭」。「生」、「為」、「功成」便是發揮積極性的創造精神；「不有」、「不恃」、「不爭」便是不必把創造的成果據為己有（這觀念羅素十分讚賞）。由此可知，老子的思想絲毫沒有消沉出世的念頭。

(一) 一般人又以為老子思想含有陰謀詐術。這是因為將老子書上的一些文句割離了它的脈絡意義而產生的誤解。例如：

(1) 「無為而無不為。」這句話常被解釋為：表面上不做，暗地裡甚麼都來。事實上，「無不為」只是「無為」的效果，即是說，順其自然便沒有一件事做不好。

(2) 「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非以其無私邪！故能成其私」。有些人以為老子這話是叫人為「私」的，「無私」只是個手段而已。其實這一章（第七章）的重點在於說「無私」。聖人的行為要效法天地的